

今年普立茲小說獎得主

韋緹

崔文瑜

在美國文學中，南方文學始終佔着很重要的一環，人材輩出，舉足輕重。韋緹女士 (Eudora Welty)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年前，韋緹又寫成了一本新小說，名叫「樂觀者的女兒」(“The Optimist's Daughter”)，全書一百八十頁，仍由紐約蘭登書房印行，售價美金五元九角五。這是她繼兩三年前長達四百多頁的巨著「重聚」(Losing Battles) (筆者曾於五十九年七月撰文，在大華「讀書人」週刊上評介過) 後，又一力作，受到文評家的一致讚美。月前，今年美國普立茲獎揭曉，其中小說類得主，就是韋緹的這本新著。其實在此之前，「樂觀者的女兒」，已先後被「新聞週刊」和「星期六評論」書評家，選列為一九七二年的少數優秀作品之一了，此次榮獲普獎，實非偶然。

韋緹生在美國最南方的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城，她也長在、而且現在還住在那兒。她的世界就是密西西比，或說就是傑克遜城，但是可貴的是，她生活圈子的有限，卻並不影響她的創作視野。她的小說既不單調，也不重覆，因為她描繪的是人。人好像都長得差不多，可是語云：「人之不同，一如其面」。人受着遺傳、環境、教養的影響，可以表現出種種面貌。這還是就表面上來說，更複雜的是人性。這個人是好的壞，由於外在和內在的因素，可使人對人之判斷，產生許多不同的看法。這也就是為什麼韋緹所寫的是美國，而且只是美國南方的一個地方，可是放諸四海，却或多或少地引起一些感受的原因。一部作品的價值，也就在於其世界性或普遍性，而非區域性或特殊性。在今日英美文壇上，早已有了定評和地位的韋緹，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注意和重視，理由亦在此。「樂觀者的女兒」這個故事，不像「重聚」，也不像使她成名的第一部長篇小說，「三角

洲婚禮」(“Delta Wedding”) (1946)，講的都是一個人口多事情雜的大家族過去的事，背景也是棉花煙草等農家的、鄉下的。「樂觀者的女兒」講的却是現在的、城裏的、人口單純得多的小家庭的事。

書中的主角，這個女兒，是月桂 (Laurel)，嫁到了北方。丈夫過世後，她就從事布料的设计工作，在芝加哥過得還不錯。等到聽到她父親麥法官 (Judge Mc Kelve) 患上眼病，遂南下探望。麥法官也是獨居的，因為他太太，也就是月桂的母親，貝綺 (Becky)，早已過去了。新近，麥法官又娶了一個比他年輕三十幾歲的女人，名叫費 (Fay)。費知識淺陋，出身微賤，嫁到麥家，才擠身上流社會。她自私、貪婪、卑劣，而且沒有感覺；和有教養、有感情、聰明穎慧的月桂，剛好成一個鮮明的對比。大家都看不出，費有那一點可取，可是麥法官却愛她得緊呢。可能他見人所不能見，再說爲了家的和諧，不得不容忍她的缺點，他之所以自稱爲樂觀者，就在他這種處世哲學。老法官終於不治，送葬弔祭慰問，在這亂哄哄的背後，月桂一個人却突然想靜下來，好好想一想。全書的重要性，即在她這種心靈的探索。

「樂」書的重要角色，除了上述四個人外，還有一個旁觀者，柯蘭 (Courtland)。她是一個智者，她能置身於人生的好惡情感之外，看到一個真理。人的缺點，也許不會都是他自己的錯。韋縉一向心存厚道，對於被討厭被遺棄的人，素來有着同情心，描繪起來也儘量委婉，因此許多文評家就認爲，此次韋縉對費這個角色的塑造，有點特別。不厚道嗎？其實文人下筆，太過仁慈，可能有失真實感。

現年六十六歲的韋縉，受過高等教育，終生未嫁。她過的生活，平淡而知足。對寫作，始終最感興趣，而又一直以嚴肅慎重的心情從事着。長篇小說和短篇故事，她都能寫，而且寫得很好。她的作品常常是經濟簡潔，鉤劃生動，筆觸輕靈，却含蘊豐富，諷刺幽默，發人深省。如：「綠幕」

(“A Curtain of Green”)，「寬網」(“The Wide Net”)，「金蘋果」(“The Golden Apples”)等，均屬之。(本文係應本刊編者之囑，改寫自曾

發表於「聯合副刊」的拙文「美國南方女作家韋縉與『樂觀者的女兒』」。

